



中国学者的支持,聚集了包括陈寅恪、于道泉、林藜光等一批兼通梵、藏、汉的优秀中国学者。其中陈寅恪先生海归前亦曾有过对勘汉藏佛经的宏愿,海归后世事多变,未曾如愿;而林藜光先生此后远赴巴黎,对勘汉藏佛经,成绩斐然,可竟然没有等到海归的那一天就命殒二战后的法都。此后由于敦煌汉传禅宗佛教的古汉、藏文文献的发现,激发了世界各国汉、藏佛教学者对汉传禅宗教法于吐蕃传播的历史的浓厚兴趣,汉藏佛学研究于上个世纪下半叶一度曾相当的活跃。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先生于1952年出版的大作《吐蕃僧诤记》被人称为“当代欧洲佛学、汉学的最高权威”。可是这样的气氛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不复存在,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研究又重归河水不犯井水的局面。我们今天再提汉藏佛学研究,乃重拾中外几代学人的旧梦。

近年来,中国学术与国际接轨是人们常常谈起的一个话题。可是,尽管中国的佛学研究发展迅速,但由于印藏佛学研究的强势和中西佛教研究在学术方法上的差异,中国的佛学研究尚未能够在国际佛教学研

究领域内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长期以来,从事汉传佛教研究的学者多半从中国古代思想史、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汉传佛教,而很少将它与印、藏佛教联系起来研究,佛教征服中国的历史似乎仅仅是佛教汉化的历史。从研究方法上看,汉传佛教的研究偏重于讨论佛学义理及其与儒、道等汉族传统哲学思想间的涵化,擅于作哲学史、思想史式的研究,而印藏佛教研究,特别是欧洲传统的佛学研究注重文献,以语文学研究为主流。这种方法上的差异无疑是造成今日印藏佛学研究与汉传佛教研究两个领域在学术上难以接轨的一个重要原因。打破这种局面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鼓励开展汉藏佛学研究,因为从事汉藏佛学比较研究,中国学者既具有西方学者不可企及的语言、文献优势,亦要求我们较多地侧重于运用西方学术传统中的语文学和文献学的方法。总而言之,作汉藏佛学研究既保证我等中国学者能够扬长避短,有望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可推动我们尽快地在佛学研究领域内与国际学术顺利接轨,何乐而不为呢?

## 云南沧源县金龙寺举行佛塔开光庆典法会

本刊讯 1月29日至31日,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角民族乡金龙寺隆重举行“广母陀勐佛塔”开光庆典法会。省佛教协会来电致贺,临沧市人大、政协、统战部、民宗局,沧源县委、县政府等部门领导莅会指导。昆明、大理、丽江、迪庆、西双版纳、德宏等州(市)及临沧市8县(区)的168位汉传、藏传、南传佛教高僧前来祝贺。社会各界贤达、四众弟子3万多人参加了活动。

“广母陀勐佛塔”建于“广井专古塔”旧地,占地面积10亩,高25.9米,围宽18米,由一个主塔和8个小塔组成,投资100万元。于2007年4月3日举

行奠基仪式,2008年12月12日迎请佛住塔顶,标志着工程的竣工。

开光法会按照南传佛教传统仪规,先后举行诵经、托钵、升比库、收沙弥、放生、滴水、赶摆、做赇弄、邀请的三大语系比丘诵经、洒吉祥水等庄严仪式。活动期间,云南彩云佛乐团和沧源村寨象脚鼓队向信众们展演了寓意深刻、形式多样的佛教文化节目。夜晚万名信众手中点燃的莲花灯、祈愿灯和燃放的花火在声声“那摩布塔雅”、“南无阿弥陀佛”声中把佛塔四周映照成为神圣吉祥的圣地。

(临沧市佛教协会)